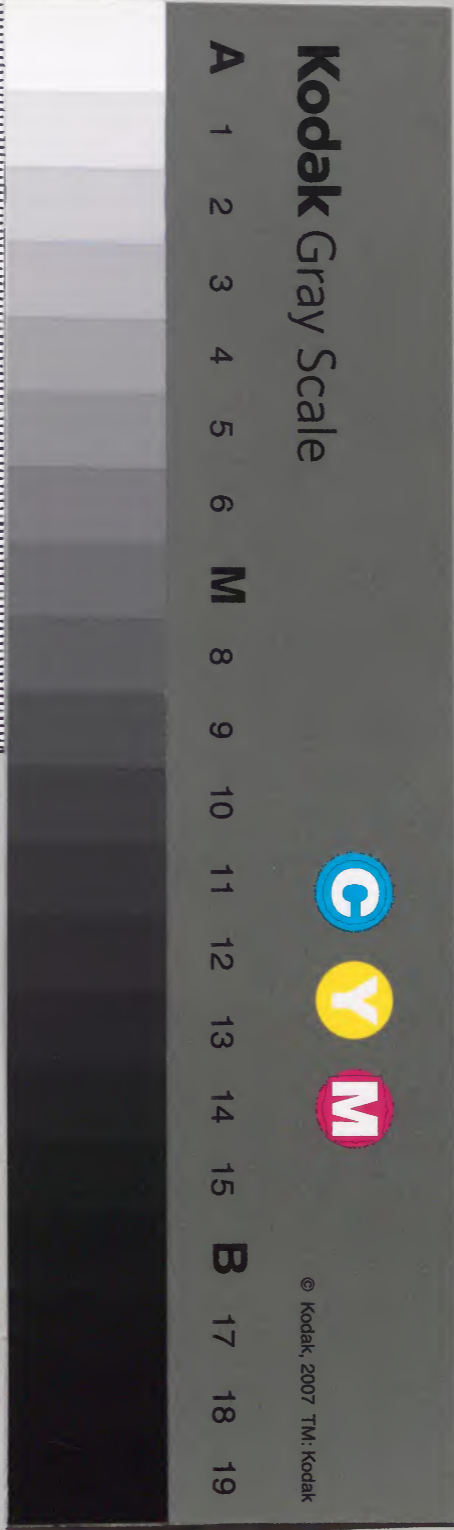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五十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75)		
函號	冊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庚辰

考異

提要起庚辰下有晉王存勗稱
盡丙戌 唐天祐十七年梁主瑱貞明六

年盡丙戌下有後唐莊宗存勗
同光四年明宗嗣源天成元年

凡七年

庚

晉

稱唐天祐十七年

梁

貞明六年

○

是歲

辰

梁

晉

岐

蜀

漢

吳

凡

六

國

吳

越

湖

南

荆

南

福

建

凡

四 春三月晉以李建及為代州刺史

晉王自得魏州以李建及為都將建及為人
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

直監

綱目

卷

五十五

梁

主

瑱

貞

明

六

年

一

正

編

綱

目

卷

五

信宦官之言輕黜建及晉王之失德

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譖之曰建及以私財驟施此其志不小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

質實

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梁朱友謙取同州遂以河中降晉

梁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留後表求節鉞不許乃附於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質實

河中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同州注見

州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書法

友謙嘗降晉矣書官此其不書官何削之也曷為削之身為宗臣非有友珪之逼也竊地以私其子又舉地以歸諸人以是為罪也故削之而書遂遂決辭也然則曷為不書叛梁之降晉者例不書叛也何以示懲劉鄩書討則友謙之罪著矣

五月吳宣王降演卒弟溥立

考異

此誤書謚立當作嗣

證

當去宣字分註謚曰宣

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尤

非所樂多沈飲鮮食遂成疾温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木君宜自取温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質實金陵郡迎丹陽公溥監國王殂溥即位質實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事在漢後主建興元年誅張顥之初事在太祖開平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六月蜀殺其華陽尉張士喬

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帥后妃百官用褻味作鼓吹祭之士喬上疏諫蜀主怒欲誅

之太后不可乃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所費不可勝紀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納宮中累遷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官每一官闕數人納賂多者得之文思殿太學士韓昭以便佞得幸乞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策許集覽原廟注見漢惠之識者知蜀之將亡質實帝四年嚴旭姓名也旭質實一統志云華陽本秦成都縣地呼玉反質實名唐貞觀中始分置蜀縣與成都縣分治郭下乾元初改為華陽縣取華陽黑水惟梁州之義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萬里橋在成都府城中和門外寰宇記著諸葛亮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



行始於此矣又唐史載玄宗狩蜀過此問橋名左右對以萬里玄宗歎曰開元末僧一行謂更二十年國有難朕當遠遊至萬里之外此是也遂駐蹕成都鼓吹注見晉武帝太康三年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沉黎

書法

於是士喬直諫蜀主怒欲誅之以太后不可流之黎州遂赴水死則曷為

書殺誅心也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一以殺書之殺及諫臣而王衍之亡決矣

發明

蜀殺諫者此亦將亡之證也故書

梁遣劉鄩等討同州晉遣李存審救之

李存審心不忘唐

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軍於朝邑梁軍亦大集河中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乘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進逼劉鄩營悉眾出戰大敗宵遁追擊破之殺獲甚眾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畧地至下邳謁唐帝陵哭之而還

質實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

集覽

朝邑

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下邳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王十二年蒲坂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移檄檄注見楚義帝元年唐帝陵注見唐

懿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秋八月蜀主北巡冬十一月遣兵侵岐不克而

還

蜀主下詔北巡遂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
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雜令段融上
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十一
月遣王宗儁將兵伐岐攻隴州岐王自將屯
汧陽蜀將陳彥威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
盡引還蜀主至利州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
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至閬州州民何
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疋

修

修

夫一勸而卒

集覽

汧陽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箭
苦嶺在天水郡即今秦州箭筈

谷也筈苦活反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
年益州雜縣名注見漢成帝鴻

嘉三年廣漢隴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汧
一統志云箭筈嶺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六

十里利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六年
葭萌閬州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趙王鎔殺其司馬李藹夷其族

趙王鎔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
不親政事權移左右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
用事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鎔晚好佛
求僊講經受錄廣齋醮煉僊丹盛飾館宇於

西山每往遊之數月方歸從者萬人軍民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鵲營莊石希蒙勸鎔復之他所李弘規曰晉王夾河血戰櫛風沐雨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為變閉關相拒將若之何鎔將歸希蒙曰弘規出不遜語以劫脅王欲以長威福耳鎔遂無歸志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詣帳前白鎔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請誅之以謝眾鎔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鎔怒且懼亟歸府使其長子副大使昭祚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及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

以兵勝主
無此諫法

大 **質實**

西山未詳處所櫛風沐雨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

九年

書法

於是所殺三人也弘規漢衡則何以不書犯也欲正其君而動干戈於君側綱目無取焉故畧之王恭書反張顥徐溫書亂弘規漢衡不書殺而亂臣不得以趙鞅藉口矣

辛酉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 **梁龍德**元年 **吳睿**春
已皇楊溥順義元年 ○ **是歲凡六國四鎮**

正月蜀主還成都廢其后高氏

此猶唐明
皇以羯鼓
解穢也
繒山即陳
綺樓

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為妃，無寵。及韋妃入宮，尤見踈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而卒。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焚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焚阜莢，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乘船夜歸，令宮女乘蠟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好為微行，酒肆娼家無所不到。

宗景龍三年

質實

阜莢草名，性辟穢。汚詳見藥性賦。

集覽

步障注見唐中

晉得傳國寶

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震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得傳國寶。至是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

賢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梁主填龍德元年

七

正編

承業丹心
照耀千古
惜輔非其
主耳設得
其人唐祚
未可知也

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
摺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
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
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
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
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
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
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
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
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
奴矣卽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胡氏曰孔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晉王
以夷狄賜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

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
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
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
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
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摺拾摺俱運反字與攬通亦拾也漢刑法志
蕭何攬摺秦法顏師古注攬摺收拾也邑邑
與悒悒通不安貌
三垂三方之遠邊
質實王太師謂王建天子
在唐昭宗乾寧二年關中注見唐玄宗開元
十一年京兆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社
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藩鎮注見唐肅宗上
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晉陽縣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得璽必書重國寶也承業之所以死

武三年晉愍帝建興三年穆帝永和八年是年

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

之

趙王鎔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附李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鎔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眾益懼王德明素蓄異

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不恐不然又獲罪於王柰何眾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今夕富貴決矣即踰城入鎔方焚香受籙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二月遣使告亂于晉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為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宜且安之王不得已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質實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後普寧縣名未詳沿革



書法

文禮何假子也處直之囚書假子都此則曷為不以假子德明書假子而書弒恒也唐亡上無天子節鎮專地為之屬者皆其臣矣書將以弒所以正其君臣之分也故前書張顥徐溫此書文禮其旨深矣唐亡節度書弒二楊渥王鎔

夏五月梁殺其泰寧節度使劉鄩

初鄩與朱友謙為昏其受詔討友謙也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疑因譖之梁主密令西都留守張宗奭酖之帝興平二年兖州

質實

泰寧節度注見漢獻

天象

六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秋七月晉以

蘇循為節度副使

友謙備極諂諛

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朱友謙遣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主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集覽

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

質實

翌日明旦也河

東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發明

循故唐之鳴臬晉王乃悅其諛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

失自見矣

八月晉以苻習為成德留後討張文禮

文禮既作亂，內不自安，復遣間使求援於契丹。又遣使告梁，乞發精甲萬人，自德棣度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梁，主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救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我何利焉？梁王乃止。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苻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

賢

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命閻寶、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那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晉兵拔趙州。文禮驚懼而卒，其子處瑾與其黨韓正時悉力拒晉。九月，**集覽**德棣，德本晉兵圍鎮州。建瑋中流矢卒。**集覽**德棣，德本宋置德州，今屬濟寧路。棣，本漢樂安郡。隋置棣州，今屬濟南路。**德勝**，嶺名在契丹北界。古北口東北，其嶺盤道數折，俗呼思鄉嶺。前年晉於嶺南北夾河築兩城，念故使念常思也。

故使謂 **正誤** 德勝今按後唐李存審於德勝王鎔 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元大一統

志德勝寨在開州南三里即澶州也在大名府南一百六十里德勝口乃契丹北界非梁

唐交兵 **質實**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德棣二州名德注見陳

宣帝大建八年安德棣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一統志云德勝寨名在大名府開州

南三里五代時晉自夾河移澶州於此周世宗又遷夾河與德勝寨南北相直故居人有

南澶北澶之目矣邢洛二州名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洛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

趙州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鎮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冬十月梁襲晉德勝北城晉王擊破之

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戴思遠聞之悉眾襲德勝北城晉王知之十月命李嗣源伏兵於

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梁兵競進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失亡二

萬餘 **質實** 一統志云戚城在大名府開州城人北七里春秋晉趙鞅納衛世子蒯

賁于戚 即此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其假子都所囚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未有子得小兒劉雲郎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



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
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
子皆幼、處直以都為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
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唇齒、恐鎮亡
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且宜赦文禮、晉
王荅以文禮弑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
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乃潛遣人語郁、使
賂契丹、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
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皆
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以新軍數
百伏於府第、大譟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
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盡殺其子
孫腹心、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處
直憂憤而卒、胡氏曰、王都幽囚父母、殺其子

是長亂也
豈可為令

孫此與張文禮何異、存勗既為討文禮而許
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君父者
哉、三綱既淪、政本亡矣、雖暫得
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集覽 見唐昭

宗大順
元年
質實 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中山新州注見秦王政三

年上
谷

書法

為所囚何罪、處直也、曷為罪之、於是
文禮弑逆、處直為之游說、請緩晉師

既不可則召契丹、欲以撓晉黨、逆以誨盜
召狄、以失眾、處直之罪也、然則都無罪乎
號曰子矣、而囚其父、罪固不待言矣
綱目書為子所囚、二劉仁恭、王處直

發明

王都囚其養父綱目乃歸曲於王處直何哉張文禮有弑主之罪晉王仗義討之處直乃陰為文禮之地又欲引虜為寇以撓其謀遂召幽囚之辱故綱目書其為假子所囚而不言假子囚其養父也若夫王都囚父之罪固自不言可知晉王不能執而戮之豈不惜哉

吳王溥祀南郊

吳徐溫勸吳王郊祀或曰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乃祀南郊

集

覽

灌其樞爾雅樞謂之椹郭璞注門戶扉樞也

書法

諸國王非卒不名溥何以名罪溥也吳蕞爾國雖上無天子而行郊祀僭已甚矣故斥名罪之

十一月晉王自將討鎮州

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旬日不克張處瑾使韓正時突圍出趣定州求救晉兵追斬之

質實

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十二月契丹寇幽州拔涿州進寇義武晉王救

之

考異

寇並當作
侵或作攻

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
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
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眾而南述律后曰吾有
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
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
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
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南圍涿州拔
之擒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
將親軍五千救之

集覽

天皇王契丹國中稱其主云
然西樓契丹於所居大部落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
祖武德四年涿

州注見漢帝
玄更始二年

書法

義武何王都也幽州書寇可矣都囚
假父亦寇契丹何中國雖失道夷狄

不得而
加之也

壬午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晉王擊

契丹大敗之

晉王至新城候騎白契丹前鋒涉沙河將士
皆失色有亡去者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吾
眾寡不敵又梁寇內侵宜且還師以救根本
或請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

曰契丹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亦曰：彊寇在前，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見之驚走。晉王分軍逐之，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王引兵趣望都，遇奚酋秃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力戰出入數四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死者相屬。契丹主乃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

契丹軍律

宿之所，布橐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契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胡氏曰：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旣失於前，今因其出迎，明父子之義，討而殺之，則軍政修明，人心聳服。契丹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邪？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

集覽

井陘注見秦王政十八年望都縣名在欒州東北四十里唐末

契丹阿保機攻陷平營民多亡依之阿保機即其所居地立縣因其來處地名而名之故

有望都安喜等縣奚酋秃餒奚東胡種名酋君長之稱秃餒酋之名繫之以歸繫陟立反詩繫之維之註疏繫之謂絆絆繫足也斬張彥事在貞明元年制勝之大幾幾會也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質實**新城縣名注見唐僖宗而作不俟終日光啓元年一統志云沙河在保定府祁州城西二十一里其源自定州流經州境東南與滋河合入易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望都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梁襲晉魏州不克攻德勝北城二月晉王還魏

州梁兵遁還

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眾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遣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拔成安大掠而還又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之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燒營遁還

集覽澶州注見晉主重貴開運元年

質實挑戰

注見漢王邦四年一統志云成安本春秋晉乾侯地名漢為魏郡斥丘縣地晉因之後魏置成安縣後周屬相州隋屬魏郡唐屬磁州尋改隸相州又割隸洛州宋金因之元省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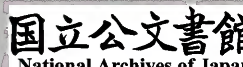
淦縣尋復置屬磁州
國朝因之改屬廣平府

晉師圍鎮州不克退保趙州夏四月晉李嗣昭

戰死

晉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遂壞長圍，縱火攻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晉王以李嗣昭為招討使，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嗣昭設伏邀擊之，殺獲殆盡，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拔矢射之，一發而殪。是夕亦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

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為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儔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詐令士卒劫已為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集覽** 滹沱水注見漢帝玄義以繼韜為留後，**質實** 更始二年滹沱河九門縣名，漢屬常山郡，唐置勸州，後廢屬鎮州。**質實** 九門縣名，注見五載澤潞二州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昭義軍名，注同上文。



秋八月梁取晉衛州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為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梁段凝張朗引兵夜襲之詰旦之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

集

覽淇門注見唐昭宗大順二年共城縣名屬河內郡共音恭按河內郡今懷州是新鄉

縣名屬汲郡按古汲郡今衛州是相州古鄴郡今彰德府是殷王河直甲居相即此

實衛州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俳優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詰旦注見梁武帝大同三

年一統志云共城古共伯之國周為鄘國地春秋時并於衛漢始置共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隋改為共城縣唐初以縣置共州并析置凡城縣尋罷州及省凡城入焉屬衛州今改為河平縣後改為蘇門縣尋陞為輝州元因之國朝仍為縣屬衛輝府新鄉本漢河內郡獲嘉汲二縣地晉因之隋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唐初屬義州後屬衛州宋初省入汲縣元祐初復置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衛輝府

九月晉王克鎮州自領之以苻習為天平節度使

使

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及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鬪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李存審為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中將李再豐投縋以納晉兵執處瑾兄弟及其黨高濂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屍於市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苻習為成德節度使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

集

覽

磔竹格切裂也漢制諸死刑皆磔於市

質實

東垣縣名注見漢高帝八年狼

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斬衰注見漢靈帝熹平五年魏博軍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書法

書自領何美苻習也苻習之請討文禮也晉以成德留後命之於是鎮州

既克改命義寧習無愠色且請自攻河南以取一鎮不背本不矜功不固求若習者可謂賢矣綱目前書以習為成德留後此書自領之以為天平所以美習也

冬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質實

特進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曹太夫人請其策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

書法 監軍具官卒於楊復光見之矣至是再見其再見何承業賢也於是唐亡

十六載矣曷為冠之以唐著承業之乃心唐室也是故張良心乎韓者也故韓雖亡

而書韓人陶潛心乎晉者也故晉雖亡而書晉徵士承業心乎唐者也故唐雖亡而

書唐特進監軍書卒終綱目二人而已矣楊復光張承業

發明 承業之賢先儒固已論之矣綱目於其卒也書爵書官既足以著其美然

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繫之唐者表其始終為唐不失臣節用見承業固唐之臣也夫以一宦者而能盡節若此乃有名為縉紳如蔣元暉柳璨張文蔚楊涉之徒賣國從賊者豈非狗彘之不若哉承業卒六月而亞子稱帝良有以也悲夫

十二月晉以張憲權鎮州事

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

質實

張憲晉陽人河南道名注見宋

專以安民為根本五季之最賢者也

進賢

主昱元徽元年河北道名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魏郡魏州注同上文

癸未月以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

晉稱唐凡五國四鎮

春二月晉以豆盧革盧程為行臺

丞相

晉王下教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河東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請以義武判官豆盧革河東判官盧程為之即拜行臺左右丞相以質為禮部尚書

〔豆盧〕注見前唐高祖武德四年

〔質〕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集覽〕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客省等使

三月晉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其將裴約據澤

州不下

李繼韜為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為梁所併耳弟繼遠亦勸之繼韜乃使繼遠請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為節度使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諭二紀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讐不幸捐館柩猶未葬而

賢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梁主真龍德三年

三

正編

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遣董璋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嘗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集覽** 捐館注見前元**質實** 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九年安年**質實** 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堯山縣名注見漢高帝八年柏人

書法 書不下何特予守節也故書法同堯君素唐高祖武德八年後書死之又非君素之所可得者矣凡晉臣降梁則書叛是年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晉王築壇于魏州牙城之南。四月升壇祭告。遂即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曹氏為皇太后。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初太妃無子。性不妬忌。太后亦謙退。相得甚懽。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没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質實** 忸怩慚愧也。歛歛注向歛歛。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綱目於晉多予辭此其書稱皇帝如也主讐之未滅而遽自立綱目惜之書曰國號唐所以殊朱邪於李氏也不書則疑於漢昭烈



發明 晉王父子忠於唐室初志甚善于時
 讎賊尚在乃遽自稱尊其視朱溫劉
 守光相去無幾向使亞子能掃滅朱氏復
 立唐後則綱目必因其以天祐紀年繼續
 唐統而不絕之矣惟其利而自取故雖自
 謂紹唐君子亦豈敢以沙陁之種而比之
 漢昭烈晉元帝使得紹李氏之正統哉故
 書存勗稱帝國號唐待以列國而別異之
 此固公天下之法也夫豈
 私於漢晉而薄於後唐哉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

樞密使

革程皆輕淺無他能唐主特以其衣冠之緒
 霸府元僚故用之李紹宏自幽州召還崇韜
 惡其位在已上乃薦居翰而以紹宏為宣徽
 使紹宏恨之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
 韜掌之孔謙自謂應為租庸使眾議以謙人
 微地寒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
 胡氏曰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
 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
 相之任當承平之際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
 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
 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
 紛亂天不生賢邪將人主無知人之監而不
 能致邪

集覽

衣冠之緒衣冠士大夫也緒謂基
 緒統系也猶言後裔考慎注見前

唐德宗貞元三年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唐建東西京及北都

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 **質實** 興唐府注見漢成帝綏和二 年魏郡 太原府注見齊明帝 建武三年并州 真定府注 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閏月唐立宗廟于晉陽

唐主追尊曾祖執誼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

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質實

岌岌山高貌。鄆州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東平府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胡柳有度河之慙事在太祖開平四年。

五月梁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

進攻楊劉六月唐主救之梁兵退秋七月彥章

罷

賢

敬朔力舉彥章而不使之盡其用梁之亡徵也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梁主填龍德三年 正編

彦章大有
勇略

彦章能料
勝

彦章驍勇
無敵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彦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柵。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彎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眾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

崇韜兵百

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攻。時版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

彦章之不
能成功失
恃也

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
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彦
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
又以火棧焚其連艦、彦章等走保楊村、唐兵
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
中無食、已三日矣、彦章疾、趙張亂政、謂所親
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
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彦
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而諂
附趙張、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每捷奏至
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
梁主猶恐彦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集覽

以繩內內讀曰納人也、韞炭韞與排通音步
拜反即今皮排也、所以吹扇火者、蠟書注見

唐德宗建

質實

澶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中三年滑州注同上年楊劉城名注

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博州注見漢獻帝興
平二年東郡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挑
戰注見漢主邦三年沙陀謂李
存勗又注見唐睿宗太極元年

唐盧程罷

程以私事干與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少
尹任團、唐主姊婿也、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
等蟲豸、欲倚婦力邪、唐主怒曰、朕誤相此
癡物、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集

覽 蟲豸音文爾反蟲之
無足者曰豸、蟲音虫、

蟲豸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裴約遣間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
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指揮使李紹斌曰
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為我取裴約
以來紹斌至城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覽梟鏡注見晉元
帝太興元年

質實間使注見漢武帝元
狩元年彈丸之地喻

土地褊
狹也

書法書死之何予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
十五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五季書

十人焉裴約王彥章姚洪夏魯奇宋令詢
沈斌鞏廷美趙崇溥劉仁瞻張彥卿何代

不生才疾風
知勁草信矣

發明前書李繼韜叛降于梁已正繼韜叛
國之罪次書其將裴約據澤州不下

已予裴約不屈之節至是書梁取唐澤州
裴約死之是予其死節之實其旨明矣夫

繼韜叛君事讐裴約審於大義守死不屈
觀其所以泣論其衆之語可謂詞旨甚白

故綱目書而予之亦所以
為知義守節者之勸也

梁以段凝為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

梁主遣段凝監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

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不從。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凝將全軍五萬濟河掠澶州，至頓丘。梁主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仍以張漢傑監其軍。
平二年

質實

頓丘縣名，注見晉高祖天福三年。兗州名，注見漢獻帝興

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主既暗懦，趙張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段凝智勇俱無，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趣太原，霍彥威寇鎮定，王彥章攻鄆州，段凝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大悅。

質實

朝城縣名，注見晉高祖開運三

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

書法

延孝何以書志，梁所以亡也。延孝奔唐而後，唐有滅梁之志矣。凡外將必

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後，淮西之破，決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

為晉謀甚忠獨不思身為梁臣耶

目每謹書之

發明 書奔不書叛義已見於前矣一將之降本無足道然唐之滅梁梁之見滅

決於是矣故書

九月蜀主宴群臣於宣華苑

狎客何如弄臣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等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褻慢無所不至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鐸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

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不能用至是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昭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質實 嘉州注見唐僖宗中和元年陳後主三閣圖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臨春閣重

陽節名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冬十月朔日食○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

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

天象

崇韜灼見
梁之必亡
故贊決鄆
州之計

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

自張承業
死根本已
蹶惟行險
僥倖至于
今日其取
天下也幸
也

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糧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亦遣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胡氏曰莊宗以宦官之譖罷李建及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而失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

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且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彊。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之才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至於崇韜決策。擣汴亦未及善後之計也。而莊宗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遣妻子歸而與之訣者亦不敢必於克梁也。烏乎捐身與家以爭天下。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非真英雄之所爲不足道也。○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前鋒。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之。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躓。遂擒之。并擒張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

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唐主謂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且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唐主復遣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曰。汝非邈佶烈乎。於是諸將稱賀。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彛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彛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爲東方諸鎮兵

彥章爲梁
死節

急取大梁
嗣源知六
法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于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彦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以王彥章終不為用，斬之。胡氏曰：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踈遠，勳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敬翔皆無以正

舉國惟恃
一彥章焉
得不亡

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邪？夫彥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夫人能被之矣。及李周固守，則彥章以十萬眾而不能克，其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爾。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聚族而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謂敬翔曰：朕忽卿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不用，致有今日。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瑋請帥之。

出戰。梁主不從。命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或請幸洛陽，收軍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軍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趙巖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

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踈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李嗣源軍行五日，至大梁，王瓚開門出降。是日，唐主亦至，入自梁門，嗣源迎賀。唐主喜不自勝，手引嗣源，文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國亡君死，何面目入建國。」

何便驕滿
已占其祚
之不永矣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梁主瓚 龍德三年 正編

一為梁臣
一為唐死
敬李八品
具見

門乎。乃縊而死。趙巖至許州。溫昭圖斬之。**集**

覽當道築室三年不成。注見漢章帝元和三年。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馬蹟。注見前唐昭

宗乾寧三年。傳其創。傳或作敷。創初莊反。傷也。按此止是刀劍字。邈。估烈。即李嗣源也。本

胡人無姓氏。以騎射事李克用。克用養為子。賜姓李名嗣源。邈音墨。角反。估音其。吉反。方

陳。陳讀曰陣。方陳並陳而進也。大社。記郊特牲。篇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

氣也。注大社。王為**質實**。瀛涿。二州名。瀛。注見羣姓所立。大音泰。漢帝玄更始二年。河

間涿。注同。上年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中都縣名。

注見周安王十二年。平陸。南城。即德勝。南城。注見龍德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旋

踵。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白馬。津名。注見漢王邦三年。曹州。注見漢元武建武八年。濟陰

良平。謂漢之張良。陳平。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溫許州。謂溫昭圖許州。注見漢後主

建興十年。許昌。敬李。謂敬翔李振。

書法不書伐梁。何未嘗伐也。故首書救鄆州。中書入末書遂。滅梁。書救鄆。書遂。

滅所以志唐之非素晝也。書入所以志梁之無備禦也。然則唐之得梁為幸。而梁之

失國非不幸矣。

發明

梁篡弒之國初無足取然彥章武人能死於所事其視當時擇利叛主者則有間矣故綱目亦書而予之也○又曰亞子是時已屢失策勢且岌岌會不如初年之英明然朱氏惡周必復天理不容是以唐人取之如拾芥耳故夫書唐主救鄆州則見其非大舉伐梁之意書唐主入大梁則見梁人畧無守禦之意書梁主瑱自殺則見瑱孤立無與之意書唐遂滅梁則見其遂事滅國謀非素定之意然則梁之亡也梁自亡耳固非唐人能滅之也

梁段凝降唐

段凝入援以杜宴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凝眾五萬亦降帝勞之賜姓名李紹欽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皆欲齧其面抉其心晏球亦賜姓名李紹封丘縣名注見唐

質實

僖宗中和四年

唐貶梁宰相鄭珣以下十一人

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也。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

敬翔既死段凝杜晏球上言偽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竊弄威福殘毒羣生不可不誅詔

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可
並族誅、巖至許州、亦為温韜所殺、

書法

四人或自殺或死于外或正典刑其
等書伏誅何罪可誅也敬翔之拒李

振不可謂不知恥而其自殺凝亦不可與
趙巖之竄同科例以伏誅書何也敬翔教

温篡竊雖不為李振能逃教盜之罪乎例
書伏誅綱目之懲惡嚴矣誅不書唐蒙上

文也

發明

敬翔始終為梁已先縊死李振為唐
鳴梟又降于敵趙巖張漢傑梁之姦

臣國亡不死綱目不復分別繫以伏誅書
之者蓋以傾覆唐祚敬翔實為之謀主且

朱温兇暴殘忍翔振安為之臣傅虎以翼
雖其晚節末路向背不同要之均事逆賊

均為篡國之人此綱目所以
等而書之又何別異之有哉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

書法

莽書毀漢高廟罪之也此書毀梁宗
廟何予之也然則晉追廢從珂書唐

主温則曷為以故姓名書賊也非從珂比
矣終綱目書毀先代廟二新莽始建國二

年是

發明

三代既遠聖王不作兩漢以還篡竊
相踵逆亂之徒橫行於天下忠臣義

士飲恨而莫伸蓋自曹馬以降未有一人能遂討賊之志者朱氏滅唐獨李克用父子極力致討幸而卒酬其志真可謂千古之遇矣向使滅梁之後宣明大義舉行殘戮汙渚之典剖棺焚屍告之昭哀之廟以謝祖宗在天之靈則朱溫弑二君一后滅唐三百年社稷之罪亦可少快臣民之憤而後世逆亂之徒亦或知所戒矣夫何莊宗雖有是志竟移於姦佞者之言而止故綱目於此書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等為庶人而不及其他蓋亦予之而有不盡焉者然後知予其所已行則惜其所未行者矣豈不深可歎哉

梁諸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考異 提要及徽本無

者字

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失人及權貴伶宦宦者中外爭譽

之恩寵

質實

宋州注見漢後隆異主延熙十八年

唐以郭崇韜守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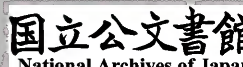
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梁河南尹張宗奭入朝于唐

宗奭來朝復名全義唐主欲廢梁太祖墓斲棺焚屍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封樹而已胡氏曰朱全忠併弑二主毀唐宗社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屍而颺之汗渚其宮室然後快人心合天意垂後來亂賊之監全義懷私其辱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畧於討惡之典惜哉**集覽**鑿其闕室鑿初諫反損削之也謂毀其觀闕宮室削封樹削除去之也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注聚土曰封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凡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云畿上為

溝積土於外以為封又樹木以為阻固汗渚其宮室注見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誤**削封樹今按唐主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屍惑於張全義之言但鑿其闕室削封樹而已然則闕室封樹皆指墓上事封謂聚土之墳樹謂所植松栢今皆削之猶言不封不樹也今本樹或質實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誤作柱號極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書法於是宗奭復名全義矣其以宗奭書何罪宗奭也曷為罪之先是朱溫避暑其第淫汗殆遍綱目嘗書曰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第矣及是宗奭復名全



義入朝于唐唐主將戮温尸以豁眾憤全
義力救止之是黨賊而忘其恥也綱目不
書全義書其故名若曰是嘗書梁主避暑
其第者所以志志耻懷私之罪也後此則
書全義從其名矣
綱目之旨深哉

唐加李嗣源中書令○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質實

楚州名注見宋孝武大明三年山陽

殷遣其子希範入見納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吳遣使如唐

唐遣使以滅梁告吳徐温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唐使稱詔吳人不愛唐主易其書用敵國之禮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辭禮如牋表

吳貶鍾泰章為饒州刺史

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遣王稔代之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陳彦謙詰之三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况刺史乎何

唐始滅梁已為敵國所窺

為朝廷分
過何等心
事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知誥請收泰章治罪。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時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財。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何至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以是重之。

集覽

簿責

簿次第一

質實

壽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一責之。饒州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

鄱陽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廬江縣名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昇州注見漢獻帝興

平二年
金陵

天象

彗星見

彗出輿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道卒。

質實

彗星注見周顯王八年黎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沉黎

書法

於是彗出輿鬼并鬼相近未幾而蜀亡則彗爲蜀亡之兆明矣不書出輿鬼何若曰天有大戒凡有國者皆當有警戒之心綱目惡傳會故不書所出終綱目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梁主禎龍德三年

正編

正編

書彗十有七詳周顯王八年舍是無書彗者矣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明潤鳥有帝王建功立業

之始而天變已形於上者哉是時唐方滅梁使其果足以任代天子民之職則無是

矣書彗星見而不聞有恐懼脩省之實未幾蜀亡而唐亦不免海內愈亂不可救止

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為秦寧節度使

李紹欽即段凝也以卜所載皆後唐亡國之本

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官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

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唐

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唐主悅厚賜之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

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新磨

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

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官掖侮弄搢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

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賄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

好采問閭鄙細事以聞唐主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由

亦得諫法不可以人廢言



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集覽

批其頰批偏迷反以手擊

之也

質實中牟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也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閭注見

唐昭宗天復元年

唐朱友謙温韜入朝

友謙入朝唐主與之宴寵錫無算賜姓名曰李繼麟康延孝亦賜姓名李紹琛賜温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温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温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

其罪竟遣之胡氏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彼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温韜不賂伶官貨官姬必不以赦為言也

集覽

相埒埒音劣說

文庫垣也譬如肩與垣相等

發明

前書華原賊温韜發唐諸陵此書温韜入朝則唐之失刑為可知矣然則

明年遣使按視果何益哉

唐省文武官

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詔從之人頗咨怨

唐廢北都為成德軍梁東京為宣武軍以宋州

為歸德軍

質實

成德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

九年大梁歸德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州

○唐以趙光胤韋說

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兼鹽鐵轉運使

議者以郭崇韜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天子少保李琪耆宿有文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

亡國死節上也絕口政事次也

有宰相器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故有是命光胤光逢之弟也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於郭崇韜奏為東京副留守崇韜復奏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質實

李琪燉煌人

唐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入朝

高季昌避唐朝諱更名季興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况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矣季興不從遂入朝唐主待之

甚厚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
 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
 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主荒民怨伐
 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
 唐主質實荆南節度使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三年南郡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日善

唐復以長安為西京京兆府

質實

京兆府注見唐玄宗開元

十一月○十二月唐遷都洛陽

從張全義之請也

唐復行舊律令

御史臺奏朱溫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舊
 本焚之聞定州敕庫所藏具在乞下本道錄
 進從質實定州注見周威烈
 王二十三年中山

唐李繼韜入朝赦之尋伏誅

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
 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偕行齎銀四
 十萬兩他貨稱是大布賂遺伶宦爭為之言
 曰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
 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又求哀於劉夫人
 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
 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質實他貨稱是
 撫安之事泄被誅并斬繼遠注見唐代

宗大曆十二年

吳復遣使如唐

吳復遣盧蘋使唐，嚴可求預料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集覽

盧蘋，姓名也。蘋音頻。

高季興還鎮

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葉

信虧義沮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胡氏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然事在強勉而已。意欲如是，少恐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恐而不為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其入於不善如丸之下坂，孰能禦之？莊宗之失是已。夫九五尊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處之

為懼是以能濟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莊宗克梁志驕氣溢為藩鎮所窺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為害乃爾可不戒哉

集覽

九五尊位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伊川傳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

質實

江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書五子之歌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注予五子自稱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

綱目書來朝多矣不皆書還漢河間王來朝書還卒賢王也東平王來朝

書歸國重恩禮也唐崔旰入朝書還鎮譏失刑也田弘正來朝書還鎮美忠順也劉從諫來朝書歸鎮譏取輕也周安審琦來朝書還鎮美推誠也此其書還鎮何危季興也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主感邇言欲留之以崇輶諫遣歸鎮書曰高季興還鎮幸之也而唐主之失著矣

甲

後唐同光二年

○是歲

申

契丹寇幽州

考證

寇當作八唐

質實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幽州注見高祖武

德四年

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茂貞聞唐主入洛，內不自安，遣其子繼曠入貢，上表稱臣。唐主以其前朝耆舊，特加優禮。

賜詔，**質實**。岐國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唐復以宦官為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心志驕溢，于途迎宦官所，以復盛也。

敕內官不應居外，並遣詣闕。至者殆千人，皆給贍優厚，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侵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

鎮皆憤怒。**質實**。天祐唐昭宗年號。藩鎮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書復以何志失也。天祐以來，改用士人矣。於是而復用宦者，自此侵干朝

政，譖毀陵忽而諸鎮搖心矣。

發明。唐室亡於宦者，此莊宗之所知也。滅梁未幾，即尋覆轍。故綱目書其復以

宦官為諸司使及監軍，以罪之。且以見亡國之由也。

唐以王正言為租庸使

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事繁第遠，簿書留滯，宜更圖之。」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謙以示崇韜。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請復用張憲。謙彌失望，言

於革曰錢谷細事魏都根本興唐尹王正言
 操守有餘智力不足使之居朝廷猶愈於專
 委方面也革言於崇韜乃留張憲於東京以
 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
 尋敕三司並
 隸租庸使
 集覽 首座相公猶今言為頭宰
 相第遠謂宅第遙遠便省
 庫錢便謂擅便也省減耗也興唐尹後
 唐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尹府尹也
 質實
 魏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
 魏郡興唐府名注同上文

唐太后至洛陽

唐主遣存渥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
 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

留不來太
 后至洛陽
 質實 晉陽縣名注見周
 威烈王二十二年

二月唐主祀南郊大赦

考證 下當書
 境內

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
 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
 韜頗受饋遺所親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
 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
 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
 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
 南郊崇韜獻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唐主分
 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
 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
 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是乏勞軍錢崇

以內府自
私此衰亡
之徵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唐主默然久之曰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於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集覽 上

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

質實

南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唐以李茂貞為秦王

質實

秦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唐立夫人劉氏為后

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公世家鴈門豈其支派邪崇韜曰

好認

曰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勲舊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勲舊怨之於外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后生於寒微其父以醫卜為業后幼被掠得入宮性狡悍淫妬從唐主在魏父聞其貴詣魏上謁時后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之怒曰妾去鄉時父不幸死亂兵妾哭而去

既以方鎮
貢獻入內
府又以一
上之中宮
惟利是求
何以享國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五

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筓之宮門又專務蓄財薪蘇果茹皆販鬻之至是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太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李嗣源求解兵柄不許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者之戒哉

集覽

膏梁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甄別流品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薪

蘇薪柴

質實

扼腕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汾陽王謂郭子儀鴈門郡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

發明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然其爲慮

也思之非不深計之非不工然異日釁之所起徃徃又自失其至深至工者焉是故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用是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嗚呼正之一言其真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乎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二年

五

正編

三月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

蜀主宴近臣、酒酣、君臣及官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李龜頑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啓北敵之謀、不聽。

質實

沈湎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

書法

譏褻也蜀主於是再書宴矣終綱目書宴十六大宴一貞觀十二年以前

書宴九自隋宴外皆美也景龍四年以後書宴八皆譏也詳漢高帝五年舍是無書宴者矣

唐封高季興為南平王

質實

南平郡名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唐以李存賢為盧龍節度使

以搏授鎮視節度如兒戲

李存審以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甚、表求入覲、許之、初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克汴猶言滅梁也食言注見

晉穆帝永和十三年

唐詔銓司考覈偽濫

唐末喪亂、搢紳之家、或以誥勅鬻於族姻、遂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偽濫者衆

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或餒死逆旅

質實

昭穆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告身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王德

唐遣使按視諸陵

質實

諸陵注見懿宗咸通四年十六陵

書法

脩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脩陵者五鎮衛一按視一詳漢獻帝初平

人二年舍是無書脩陵者矣

夏四月唐主加尊號○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使宋光葆言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嚴之行也唐主令市官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臣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然之

質實

勤王注見漢獻

帝建安元年梓州注同上十八年梓潼

發明

不直曰遣使如蜀而必曰遣客省使如蜀者一以著宦人之禍一以著亡蜀之因耳若夫李嚴能言蜀主之失而不能知唐主之失則亦可謂明於知彼而暗於知己者矣吁

唐秦王李茂貞卒

遺奏以其子繼
職權知軍府事

唐澤潞軍亂

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繼韜誅常
山邑思亂會發安義兵戍涿州立因聚謀攻

城焚掠市肆自稱留後表求旄節
詔以李嗣源李紹榮張廷蘊討之

質實

澤潞二州

名注見梁主瑱龍德二年旄
節注見德宗貞元十六年

唐貸民錢

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
知汴州盧質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歛
結怨于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
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不報

質

賈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嘗書貸王侯半租矣漢桓帝延熹四
年又嘗書貸商稅富人錢穀矣僖宗

乾符五年譏取民也於是貸與民錢是年其予之歟強貸之錢而使以賤估償絲巧取亦甚矣故書譏之終綱目錢穀書貸三取予雖異皆譏也

發明

前書以王正言為租庸使猶未見其剋之患作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五月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得一伶人
以二刺
火視名器
為何物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謂見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唐主許之郭崇韜曰陛下所與共

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唐主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故有是命時親軍有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胡氏曰莊宗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達之天下治與亂之源本也

質實

胡柳之役

注見梁太祖開平四年伶人注見高宗咸亨三年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莊宗之不終伶人實為之

發明 賢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爲刺史者也揭而書之所以志唐人主亡國之本

懲嗜廢食何其無謀也

唐詔州鎮無得修城毀其守具

唐主以潞州叛故有是詔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曰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宜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且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書法 此始阜壞城郭決隄防之遺意也於是再見而秦唐乃亡於長驅之兵則

多防亦何益哉書譏之也

契丹寇幽州

考證

寇當作攻唐

○唐以李繼曦爲鳳

翔節度使

質實

鳳翔節度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唐以曹義金

爲歸義節度使

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

集覽

瓜沙二州皆古西戎地瓜

本漢敦煌郡沙本漢張掖郡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五百里至涼州

又西五百里至井州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西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質實歸義節度注見漢武帝界西至瓜沙質實元朔元年敦煌一統志云瓜沙二州名瓜古西戎地名漢為敦煌郡地晉分置晉昌郡後魏屬常樂會稽二郡隋屬敦煌郡唐初置瓜州後陷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徙居民於肅州但名存而已故城在肅州衛城西五百二十六里沙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敦煌吐蕃西羗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唐討潞州平之

李嗣源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張廷蘊帥麾下壯士坎城而上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嗣源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六月斬楊立唐主以潞州城池高深悉夷之質實比明言天將曉也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六月唐以李嗣源為蕃漢馬步總管○秋七月

唐發兵塞決河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質實汴滑二州名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八月唐以孔謙為租庸使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怏怏，表求解職。唐主怒，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會正言病風恍惚，景進又以為言，乃以謙為租庸使。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重歛急徵，以充唐主之欲。民不聊生，賜號豐財。國功臣天平節度使李存霸等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不知，有紊規程。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敕，朝廷故事制勅不下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迺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庭近事。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

察使雖有此勅，竟不行。

質實

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恍惚注見肅宗寶應元年。

年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唐主獵于近郊

時唐主屢出游獵，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遮馬諫曰：「陛下賦歛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唐主慰遣之。

質實

何澤廣州人。

蜀中書令王宗儔卒

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宋光嗣等曰：

賢

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弼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書法 宗儔本謀廢立未發而卒則其卒之何宗儔忠臣也其謀廢立為社稷計

蓋可與權者使其謀早決蜀未必遽亡矣綱目書卒書官惜之也

宦官復掌兵權

冬蜀以宦者王承休為龍武指揮使

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置龍武軍給賜優異以承休為都指揮使裨將安重霸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承休悅之以為已副舊將無不憤恥

吳越入貢于唐

吳越王鏐復修職貢于唐唐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皆用竹冊唐主曲從之

集覽 職貢注見漢文帝元年玉冊注

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吳王如白沙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曰迎鑾鎮徐溫來朝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使使察王起居防制甚急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以虔無禮告溫頓首謝請斬之王曰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集覽 白沙在揚州西南六十里後唐

時僞吳楊溥置迎鑾鎮宋真宗陞為真州後陳德林為真州守蘇子瞻有詩白沙何必煩此翁注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也

質實 一統志云白沙湖名在揚州興化縣東南一十里南兖州記云湖岸有白沙鎮即此迎鑾鎮注見憲宗元和十一年楊子縣撫州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

唐主獵于伊闕

唐主獵于伊闕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傷甚眾

集覽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書法

前書獵于近郊矣於是再書皆譏也

蜀遣使如唐罷北邊兵

書法

於是李嚴方請伐蜀而蜀乃罷北邊兵以媚敵欲不亡得乎綱目書之所

以戒無備也

十二月蜀復以張格同平章事

初格之得罪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及再為相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他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

書法

復以何嘗相也於是宗行德其立已故再相之斯人為相其何救於亡哉

書曰復以為相蓋惜之也

契丹寇蔚州唐遣李嗣源禦之

考異

正月契丹寇幽州五

月契丹寇幽州十二月契丹寇蔚州按凡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據王莽時書匈奴入塞今五季之間中國無統夷狄入中國當書侵某國或云入某國某州此及上年屢書寇傳錄誤耳後清泰二年書契丹寇邊天福八年書契丹入寇開運元年書契丹寇晉澶州契丹復入寇開運三年書契丹寇定州契丹太舉入寇天福十二年書契丹寇潞州乾祐二年書契丹寇河北乾祐三年書契丹入寇廣順二年書契丹寇冀州廣順三年書契丹寇定州顯德四年書契丹北漢會兵寇周潞州並誤書寇且或但云某州不繫某國亦闕漏也

考證

寇當作攻唐

質實

蔚州注見楚義帝元年代國

○唐

主及后如河南尹張全義第

考異

如當作幸按巡行例第宅

曰幸此誤作如

以母后父事全義可恥

全義大陳貢獻酒醑皇后奏妾幼失父母請父事全義唐主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彊之竟受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

臣為父者唐主嘉其直然卒行之

質實

河南府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凡君入諸臣之家者譏也及后譏之譏也於是劉后至拜全義為父又甚

矣終綱目書君入諸臣之家者五幸其府者二詳漢安帝延光元年皆譏也惟晉成帝幸司徒導府唐太宗幸房玄齡第非譏辭焉

發明

朱溫避暑于全義之家溫故盜賊無足深責今唐主又挾其后偕往何哉

淫縱相尋世變日下書之姑以著亂亡之跡耳五季臣主亦何所譏

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

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又以徐延瓊為內外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居舊將之右眾皆

不**質實**

天雄節度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書法

唐書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矣德宗貞元三年未有宦者為節度使者也

宦者節度於是始見是年特書以甚之終綱目宦官為方鎮二

乙

後唐

同光三年

○

蜀

咸康元年

○

春

正月唐

酉

漢

白龍元年

○

是

歲凡四國四鎮

○

春正月唐

主如興唐

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庫有供御細鎧嗣源
 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
 而給之至是唐主怒罰憲俸一月令自往取
 又以義武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以場有
 即位壇不可毀請更闢場於宮西數日未成
 唐主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
 受命之地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之唐主
 立命兩虞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
 不祥莫大焉

集覽 義武王都義武軍節度使王處
 直之假子名都梁主瑱龍德元
 年都幽殺其父處直
 晉王因以都代之

二月唐以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

崇韜安分
 恬退

唐主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宿將零落
 殆盡欲徙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為便時崇
 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
 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
 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
 不自安今因委任勲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
 願也且汴州衝要富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
 他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唐主
 曰卿為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
 業豈百戰之功可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質實 真定府名注見漢光
 武建武九年常山

漢遣使如唐

漢主聞唐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覘
強弱詞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

大悅遂集覽何詞姓名
不復通詞音嗣

三月唐黜李從珂為突騎指揮使考證當加嗣
源養子

於從珂之上○謹按五代史從珂本王姓母魏
氏少寡有子阿三年十餘明宗掠得魏氏養阿
三為子冒姓李改今名是為潞王綱目於明宗
書曰李克用養子於周世宗書曰周主養子此
當加嗣源養子於從珂之上一例也五季養子
得國者有此三主夫為國家者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上下相保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不相害
故能傳於永世莊宗承克用之業有天下之半

而不知經綸大經是以身弒嗣絕而明宗繼之
明宗奮於卒伍克用子養之者覬其立功以報
國也入朝之日固當討誅伶人之弒莊宗者迎
魏王繼岌而立之義也乃偏魏王而奪其國雖
息兵恤民史稱賢主而大義已虧不足賢矣王
從珂石敬瑭劉知遠三人同事明宗從珂不思
撫育之恩篡弒閔帝若敬瑭能聲其罪正其名
率諸侯王而致討孰能禦之焉用區區小數召
戎狄遺天下後世患至如知遠伺釁而興皆無
綱常之教一以詐力劫持之何以能永世哉故
異姓不可以為子詐力不可以為國建邦啓業
所宜深鑑也周世宗受太祖命而繼立正也冒
太祖姓非正也帝王可繼族類不可賣若復姓
柴氏而受終於太祖斯謂正矣昔者聖人為政



必先正名。世宗以不正之名臨郡國。綱目均以養子書，亦無足稱焉。

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信伶官之讒，頗踈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表從珂為北京內牙指揮使，以便其家。唐主怒，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求朝，不許。郭崇韜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唐主罷其兵權。因而除之，不從。

質實 石門鎮注見昭宗乾寧二年

唐遣使采民女入後宮

唐宦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因言咸通乾符時，六宮不減萬人，今掖庭空虛。

故鬼物遊之耳。唐主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

質

實 咸通懿宗年號，乾符僖宗年號，掖庭官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綱目書采選良家四詳，晉癸巳年舍是無書采選者矣。

唐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為鄴都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

襄王元年三川鄴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夏四月朔日食

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大旱

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

天象

敢不拜，獨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雨，或謂誠惠，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誠惠逃去，慙懼而死。

質實

五臺山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

五月唐太妃劉氏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太妃亦邑邑成疾，太后欲自往省之，唐主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及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自是得疾。

書法

太妃立不書，卒何志，太后所以殂也。劉氏唐主嫡母，曹氏則生母也。唐

主立劉氏為太妃，曹氏為太后，不惟劉氏無愠色，而於太后情好更篤，可謂賢母矣。太后之如洛陽，既別常不樂，而妃亦邑邑成疾，妃卒，太后自是得疾，遂殂。自古嫡妾易位不相妬，而和睦未有如此者，綱目特書之，所以示勸也。

六月雨

天象

春夏大旱，至是始雨，遂連雨七十五日，始霽，百川皆溢。

書法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此其志喜歟，記異也。先是書夏大旱，及是而雨，其

為記異，何雨喜也。雨而七十五日，乃止，百川皆溢，其為異也大矣。

唐主作清暑樓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三年

七

正編

以內府為私蓄何其肥瘠不關情也

唐主苦溽暑，宦者因言長安全盛時，宮中樓觀以百數，今日官家曾無避暑之所，唐主乃命王允平別建一樓，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唐主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勅敵未滅，深念讐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倘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唐主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唐主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河南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不聽。

質實

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勅敵

謂朱梁

吳鎮海判官陳彥謙卒

彥謙有疾，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藥，金帛相屬。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溫，請以所生子為嗣。

質實

鎮海軍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

卒小國臣錄賢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三詳戊寅年蜀而吳居三

焉陳彥謙徐溫柴再用舍是無書卒者矣

秋七月唐太后曹氏殂

唐主哀毀五日方食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

貫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宦請託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潭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

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唐主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寃之胡氏曰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之所難也然曾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伶宦譖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口才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坤陵未詳處所或謂即曹太后陵莫審

是 否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

質實

一統志云青城

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爲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

書法

嘗書燕主熙與其后遊白鹿山矣晉安帝元興三年於是復見凡遊譏也

與后妃遊譏之譏也終綱目書太后遊幸三梁巳亥年魏太后唐穆宗長慶二年郭太后是年書與后遊幸二燕主熙與后遊白鹿唐甲申年唐主與其太妃如張全義

第

發明

少康以一旅而興夏成湯以七十里而興商蜀雖蕞爾諸葛武侯嘗用之矣觸之者碎犯之者衄地非加廣也兵非加衆也亦以用之得其道耳自王建之歿王衍繼立首尾八載觀綱目之所書無非亡國之事故書以宦者爲將軍則近習進矣書殺華陽尉張士喬則諫臣戮矣書北巡遣兵侵岐則輕佻驥武矣書宴羣臣於宣華苑宴近臣於怡神亭則沈湎無度矣書以宦者王承休爲指揮使節度使則管軍非其人矣書遣使如唐罷北邊兵則弛備以啓敵矣至是上書遊青城山下書唐兵伐蜀繼書蜀主東遊則蜀之亡滅無可言者夫以一蜀之微本無足述然綱目屢

書于冊蓋欲後人知其覆亡之故設鑒若此必憂勤圖治必兢業保邦必畏天命之難謀必知人心之難保則庶幾克紹丕基永終天祿其為後王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唐主與宰相議伐蜀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奇才可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嗣未立殊功請以為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

無以易卿乃以繼岌克西川行營都統崇韜克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高季興克招討使李繼暉克轉運使李令德李紹琛張筠毛璋董璋李嚴皆為列將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軍機崇韜以孟知祥有薦引舊恩將行言于上曰知祥信厚有謀可為西川帥又薦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

集覽 段凝本梁將降唐賜姓名李紹欽

質實 夔忠萬三州夔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巴東忠注見莊宗開元十八年萬注見代宗大曆十二年南浦

冬十月蜀主東遊

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毀府署作行宮，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以遺韓昭。蜀主將行，羣臣諫皆不聽。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推官蒲禹卿上表畧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流色惑酒，無故盤游，頓離宮闕。今百姓失業，盜賊公行，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承休妻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十月引兵數萬發成都，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行，在道賦詩，殊不為意。

質實

武興節度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

唐李紹琛攻蜀威武城，城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暉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克，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北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落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崇韜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蜀主至利州，遇威

餉

餉

蜀之儲餉不下八十萬而祇以齋盜糧富果足恃乎

武敗卒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他軍安能禦敵紹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聞宗勳等敗倍道西走斷桔栢津浮梁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崇韜納之繼岌至興州光葆及諸城鎮皆望風欵附王承休與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以為然使以兵從將行重霸拜於馬前曰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此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守之承休無如之何遂

行重霸遂以秦隴降唐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將張武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武以鐵鎖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鎖不能進退季興輕舟遁去既而夔忠萬州遣使請繼岌降崇韜遺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宗弼棄城歸三招討追及之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欵於唐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出迎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數日宗弼亦至登太玄門嚴兵自衛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及內庫金帛歸其家子承涓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李紹琛進至綿州蜀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

兵

倘蜀有人
豈至弄其
天險

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脩
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
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
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宗弼遣使勞軍且
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公
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
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
繼至悉命撤去樓櫓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
草降表又命平章事王錯草降書遣兵部侍
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崇韜宗弼斬宋光
嗣景潤澄李周輅歐陽晃函首送繼岌又責
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遣使奉牋以後官
珍玩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

安民

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繼岌至
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蜀主白
衣首經銜璧牽羊百官衰經徒跣輿觀號哭
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觀承制釋罪君
臣東北向拜謝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
不改肆自出師至是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
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
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
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
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
王殷上表願上印綬

集覽

散關注見漢光武
建武二年桔柏津

以保餘齡優詔諭之
津水渡也在利州昭化縣東回鶻隊戲名也
隊謂羣隊旬浹旬十日也浹即叶反周徧也

十日干一周曰浹日銜璧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贄公侯伯子男執玉賈逵曰銜璧者蓋以手縛於後不能執璧故銜之牽羊賈逵曰示服為臣隸也與觀注見陳宣帝大建十一年七箸七甲履反匙也箸直慮反與櫛同史記周勃世家尚席取櫛記曲禮曰飯黍母以箸注箸飯敬也又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注挾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挾吉叶反

又音質威武城未詳處所鳳興文扶四州甲鳳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南岐

興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畧陽文注見漢後主建興元年陰平扶注見代宗大曆五年三泉縣名注見僖宗光啓二年三峽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施州注見中宗嗣聖三年璽綬

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綿州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涪縣綿江注見憲宗元和元年浮梁注見周世宗顯德三年鹿頭關注見僖宗光啓三年漢州注見漢成帝鴻嘉三年廣漢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衰經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

書法 王衍即位以來綱目凡十六書蜀事而書用宦官者三遊宴者五殺諫臣

廢后者各一餘則用小人而已若是而有不亡者乎唐師既臨方且東遊不顧未有沉湎無懼如王衍者矣綱目上書伐蜀次書東遊下書滅蜀間雖有事不書所以著王衍之慢為後世戒也綱目書滅國未有先書滅後書降者此其先書滅何蜀無抗

者則已滅矣滅不繫其降也是故隋師滅陳先書滅後書獲隋文帝開皇九年唐師滅蜀先書滅後書降是年一先一後綱目之權衡審矣終綱目書遊八詳秦始皇二十九年舍是無書遊者矣

發明

王衍亦嘗遣兵逆戰皆不復書而直書唐師滅蜀者見其滅亡之易也滅

者亡國之善詞必其臣主同力死于社稷乃足稱是今蜀既無人守禦已不可謂之同力而又繼書王衍出降則亦不得謂之死于社稷矣此固書法之意也於王衍乎何譏

十二月唐以董璋為東川節度使

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櫟相從反帖躡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唐主遣宦者李從襲等從繼岌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牙門索然從襲等固耻



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繼岌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塵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已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豈肯棄之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

集覽

樸檄音卜速說文樸檄小木也詩野有死麕林有樸檄檄亦作遨漢書息夫躬上言諸曹以下樸檄不足數顏師古曰樸遨短小貌

疇注見敬宗寶曆二年任尚書工部尚書任

園也塵柄注見齊武帝永明十一年塵尾

質實東川節度注見漢

兩川謂東川西川

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

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誼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白繼岌收宗弼等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蜀人爭食宗弼之肉承休等至繼岌亦斬之

書法不書唐誅承上文也

發明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韜挾私殺之亦書伏誅以正其罪

閩主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考異** 立當作嗣 **考證** 當去王字

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武 帝建元三年閩中 ○唐以孟知祥為西川

節度使 **質實** 西川節度注見晉武 帝泰始八年益州

唐以北都留守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議選代者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憲雖有宰相器然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北都獨繫一方安危其任尤重非憲不可乃徙憲為太原尹王正言為與唐尹史彥瓊為鄴都監軍正言昏耄彥瓊本伶人有寵遂專六州之政威福自恣陵忽將佐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唐主獵於白沙

初唐主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為親軍夾河之戰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克倉廩空竭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僱妻鬻子者老弱餒死流言怨嗟而唐主遊畋不息獵於白沙後宮畢從六日而還時大雪吏卒有僵仆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甚於寇盜 **集覽** 伊汝伊水在今河南域中禹貢蔡氏傳曰按山海經熊耳之山伊水出焉

上人之為寇盜于民者多矣何止唐莊

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也汝水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汝潁什器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
質實 流言注見中宗嗣聖九年伊汝二什物
水名伊注見漢高后三年汝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白沙疑是地名未詳處所
書法 唐主於是三書獵矣終綱目書獵者宗居其三自太宗外皆譏也舍是無書獵者也

漢白龍見

漢主改 **集覽** 改名龔一本龔作龔刊誤也按南漢主初名巖更名涉又因白

龍見更名龔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龔名不利乃自造龔字而名之讀若儼音

書法 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詳漢惠帝二年舍是無書龍見者矣

長和求昏於漢

長和驃信鄭旻求昏于漢漢主以其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唐之南詔也 **集覽** 驃

注見前唐懿宗咸通七年 **質實** 長和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一十六年一統志云

增城本秦番禺縣地名漢末析置此縣屬南海郡晉於縣置東官郡隋初廢郡以縣屬廣州唐宋元俱仍舊國

朝因之改屬廣州府

新

除

賢

安民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閏月唐詔罷折納紐配法。

唐主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空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唐主即敕有司從之。然竟不能行。唐主又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乃止。

發明

黃放白催之弊其來久矣。此書詔罷折納紐配法，其文甚美，然竟不能有

所施行，故於分注備載其實，而於綱目大書以著其虛文也。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蜀中盜賊羣起，崇韜恐大軍旣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李從襲曰：郭公專權如是，廷誨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爲蜀帥，諸將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三年

正編

崇韜于唐
功績顯著
主不能
其首領
其術人
其國乎

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唐主請早救繼岌前此唐主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不能無疑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蜀珍貨皆入崇韜父子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唐主遂怒及孟知祥行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侯臣至蜀察之苟無他志則遣還唐主許之尋復遣宦官馬彥珪馳詣成都曰崇韜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劉后說之曰蜀中事勢憂在朝夕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后復言之唐主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

集覽

騾馬騾慈陵反騾馬也騾居拜反今俗呼為騾馬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

質實

成都府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班師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書法

自使其軍多矣雖藩鎮不書此其書何病唐也崇韜伐蜀有功無過徒以宦官延嗣之譖遽遣彥珪圖之崇韜之死蜀土之亂於是始矣故謹書之書曰宦者馬彥珪病唐主之信伶宦也

發明

一宦者至微遣之入蜀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隆指御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殺招討陷冢嗣亂蜀軍亡唐室之端也

興

楚鑄鉛鐵錢

亦富國之一法

楚王殷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高郁策鑄鉛鐵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他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南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質實

輻湊注見漢文帝六年湖

書法

梁書鑄鐵錢矣。癸卯年於是再見。是年終綱目書鑄鐵錢二而已。

丙後唐同光四年四月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
戊吳越寶正元年○是歲蜀亡國建國凡四國

春正月唐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入朝

繼麟自恃與唐主故舊有功。苦諸伶宦求丐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已。故閱兵自衛。又曰。崇韜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繼麟聞之懼。欲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乃入朝。

質實

護國節度

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八

正編

賢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部署已定，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彼無豐端，安可為此？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從之，召崇韜計事。從者李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延誨延信，推官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勅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總軍政。

書法

殺崇韜者劉后教也，書繼岌何，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况皇后教乎？繼岌

知其無豐，而復為從襲等所搖，則固不得不任其咎矣。崇韜不書爵何？罪崇韜也。曷為罪之？崇韜之罪，莫大於請立劉后。唐主之不克終，劉后之貪吝實為之。故前書立劉夫人為后，以著崇韜之罪。至其死也，則削其爵。

發明

崇韜之死，傳教者彥珪，謀殺者從襲，奮搗者李環，而歸惡繼岌何哉？繼岌

身為都帥，初無朝命，曲信宦人之說，輕殺大將，畧無遲難之意，其專輒擅殺之罪，尚誰咎哉？至於崇韜以將相大臣，盡削其官者，則以其沒于貨寶，輕犯近習，自貽禍敗，不足以勝大臣之任耳。書法如此，蓋亦交貶之也。

以歌得刺
更咄咄怪

唐復以故蜀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

魏王獻蜀樂工，唐主問嚴旭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使之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質

實 蓬州注見肅宗上元二年

書法

前書以伶人陳俊等為刺史，不書梁亡既滅蜀矣，改其弊政可也。而復以其故樂工為刺史，書故蜀樂工書復以無改於舊之辭也。功業之不終兆矣。

發明

王衍以荒縱亡國，凡其嬖倖之流皆當戮于境上，以謝蜀人。而唐主反襲其覆轍，自古以亂繼亂，未有若是之甚者。故雖方許蓬州之請，而綱目已書其為刺史以惡之也。夫以樂工領郡，非亂世則無此舉，况又出于亡蜀之伎乎。

唐殺其睦王存义及李繼麟

馬彥珪還洛陽，唐主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諸子。朝野駭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义、崇韜之壻也。宦官言存义攘臂稱冤，言辭怨望，唐主殺之。景進言李繼麟與存义連謀，宦官因共勸速除之。唐主乃使朱守殷殺之，復其姓名，詔繼岌誅令德，又詔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故崇韜友謙皆及於禍。李嗣源入朝。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八

正編

有此心事
所以得全

亦為謠言所屬，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李紹質實保大節度，注見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睦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唐魏王繼岌發成都

繼岌留李仁罕、潘仁嗣、趙延隱、張業、武璋、李延厚戍成都，而還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唐以李紹宏為樞密使 ○唐鄴都亂遣李

紹榮招諭之

唐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戍瓦橋，踰年代歸唐，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勅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皇后弑帝，人情愈駭，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晟不從，暉殺之，又劫小

通鑑綱目 卷五十三 唐莊宗同光四年 正編

賊至不知其昏甚矣何以守土

較不從，又殺之，効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走，暉追及，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南趣臨清，有來告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曰：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方至，為備未晚。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眾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為內應，則事危矣。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彥瓊兵潰，單騎奔洛陽，賊入鄴都，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趙進為指揮使，縱兵大掠。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

曰：吾初不知也，乃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諭遣之，眾擁在禮為留後，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斬其使，唐主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詣鄴都招撫。

集覽

夜博博謂博塞戲也，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蒲博之具，據按，據依凭也，按通作

案几

質實

瓦橋關名，注見梁太祖乾化二年，屬也。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臨清

縣名，注見梁主瑱貞明五年，貝州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清河一統志云：王莽河在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唐代宗時，朱滔攻魏州，寔瀕王莽河，壁即此處。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歸德節度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宋

唐李紹琛反於蜀魏王繼岌使工部尚書任圜討之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咭
囑誰門邪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至武連遇敕
使諭以令董璋將兵誅朱令德紹琛以不見
委大驚俄而璋過不謁紹琛怒謂諸將曰國
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
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
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
我矣冤哉天乎柰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
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
門屠膾我輩歸則同誅决不復東矣紹琛自

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使移檄成都
招諭蜀人衆至五萬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

招討使

集覽

犄角注見漢昭

質實

武連疑是地名未詳

追討之處所巴蜀二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郭公謂
郭崇韜朱公謂朱友謙大梁郡名注見周顯

王二十九年西平王郭崇韜追謚西平
王劍州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普安

發明

康延孝為梁將逃奔于唐不書其叛
者梁為篡弑之國故延孝得以未減

其罪耳至於委身事唐改賜姓名受其寵
爵萬一事變之來固當守死無貳庶幾少
雪前耻今乃隨事擇利輕於向背則是
反覆不義之人矣直書曰反正其罪也

唐李紹榮攻鄴都不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救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唐主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

集覽 守陴注見梁武帝大監三年登陴。噍類注見漢宣帝地節四年。

質實 史武德史彥瓊表字鄴都郡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

年魏

唐從馬直軍士作亂伏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以德勝之役，挑戰有功，遂有寵，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又為睦王存乂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諸較，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寃，至是軍士王溫等五人作亂，擒斬之。唐主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退，陰謂諸較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集覽 德勝之役，事在梁主瑱貞明五年。

以戲言搖動人心速其亡矣

唐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李紹榮再攻鄴都，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唐主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李紹琛叛，留利州未得發。紹榮久無功，會邢州兵趙大等亦為亂，據州未下。滄州軍亂，小較王景戡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唐主欲自征鄴都，大臣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唐主曰：諸將無可使者，眾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唐主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他人無可者。張全義、李紹宏亦屢言之，乃許之。**質實** **中使**注：開元十五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利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葭萌滄州注見

一忌字足以致亂

晉穆帝永和六年，河朔二州名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

唐以王延翰為威武節度使 **質實** 威武節度注見漢武帝建

元三年 閩中 ○唐討鄴兵劫李嗣源入鄴都

李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眾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嗣源叱而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眾，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

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趙在禮帥諸
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
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
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
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
集覽詭說說論芮反
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質實魏縣注見漢成
帝綏和二年

發明歐陽公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記書
李嗣源反自以為得春秋之法今綱

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是時倡亂者張
破敗既不書其主名止書討鄴兵劫嗣源
入鄴言兵則罪均於衆而嗣源之責為輕
言劫則非嗣源本意而出於衆兵之所劫

持又不以軍亂為文而繼書嗣源奔相州
于下則見其棄衆獨奔之意皆所以推原
本心以恕待之耳嗣源亦何以得此於綱
目哉夫以莊宗失道寵信伶臣殺戮無辜
軍民恐叛嗣源胡人目不知書非有篡國
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既趣魏縣
衆不滿百又欲束身詣闕復為李紹榮間
絕迫於逃死進退維谷既而衆軍歸之如
蛾赴火然後入洛入汴之行始不可遏以
理言之固可責以不能死節之義若槩以
反逆誅之彼亦有詞於我矣綱目誅亂臣
討賊子凜乎不恕而乃書法如此是豈私
於嗣源者哉春秋誅心之法推見至隱亦
以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耳趙穿弑君



而歸獄趙盾者。誅其心也。嗣源得國。而綱目怨之者。原其情也。一輕一重之間。而綱目之情見矣。春秋之法明矣。尚何疑於歐陽氏之說哉。

唐任圜破李紹琛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董璋將兵二萬會任圜討李紹琛。至漢州。紹琛逆戰。張礪請伏精兵於後。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紹琛大敗。閉城不出。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圜攻焚之。紹琛戰敗。奔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倍道而東。孟知祥獲李肇。侯弘實以為牙內都指揮使。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庶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遣趙廷質漢州注見漢成隱張業將兵分討群盜。悉誅之。帝鴻嘉三年。廣漢綿竹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唐李嗣源奔相州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疑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

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口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質實

鄴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

劫嗣源者張破敗，不書書討鄴兵何衆辭也。非嗣源之意，明矣。是故首書

劫繼書奔至，其引兵大梁也。猶書曰：向自入綱目於嗣源多恕辭，亦亮其無利之之

已耳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主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腹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請出內庫之財以給諸軍。唐主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

集覽

腹刻，腹音宣，褻縮也。刻，剥也。流言謂其言如流，謗毀無實。

書法

豫借行而民不聊其生矣。綱目書豫借一而已。

發明 莊宗亂亡之事非一而貪吝之禍尤深既以腹削失軍心又以培斂失民心夫平時正稅尚欲捐以予民恐復先期而取強以豫借名之乎况是時人心已離雖盡出內帑痛自改厲尚恐不及矧又以貪吝趣之哉直筆書之亂益甚矣○嗚呼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所以失人心者在是所以促國脉者在是然猶未至於豫借之甚者也方其行橫斂厚征之法也天下之民雖怨咨愁蹙然猶歸咎於上之人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旦更之尚可以為生也惟豫借之命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國用之竭國計之窮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

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掌國計者惟其謹之哉

唐李嗣源引兵向大梁

李紹榮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唐主遣嗣源長子從審喻嗣源至衛州紹榮欲殺之從審乃還唐主憐之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公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眾則生守節必死嗣源

使明宗疑懼何異自斷其臂

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李紹虔李紹欽李紹英屯瓦橋安審通屯奉化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李從珂將所部兵趣鎮州與建立合倍道從嗣源嗣源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軍勢大盛從子從璋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唐主乃詔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出金帛給賜軍士詔曰吾妻子已歿死得此何為李紹榮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唐主從

質實 奉化疑是地名未詳處所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為殿注見梁武帝天監五年殿後

河陽橋未詳處所

發明

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之心也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命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為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忠赤之詞明其為元行欽所隔絕安知唐主不亮其心也哉况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遜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之心愚不敢以為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該之則似乎無所分

辨故五代史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姦臣所逼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蓋有不得已焉耳嗚呼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茲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得已哉然則為嗣源計將柰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劫之狀伏地候罪元行欽雖欲間之胡可得邪又不然得李紹真五千之兵即整肅部伍申明號命移檄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縛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沮而不達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間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

惜哉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景進等言於唐主曰西南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齎勅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指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獲免者千餘人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集覽

已印畫為句畫胡卦反於敕書已使印已簽署之後

書法

書殺何已降也齊滅元氏之族書齊王周滅高氏之族書周主隋滅守文

所全多矣
當事者定
宜如此

氏之族書隋主此其不書唐主何罪有分也綱目之權衡審矣然則姚泓降斬不書故秦王此則曷為以故蜀主書唐於蜀敵國也

發明 王衍已降矣不書蜀降人而書故蜀主者不予唐人殺之也然則衍無罪

乎衍荒淫失國則有之矣唐既受其降又安得率然無故殺之哉彼自其先世據有土宇唐既奪而有之又嘗賜以裂土之詔今乃反夷其族則夫背信食言曲不在彼是以書法如此

唐主如關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唐主發洛陽次汜水或勸繼璟亡去不從唐主亦屢遣之繼璟固辭請死唐主聞嗣源在黎陽彊遣繼璟召之道遇李紹榮見殺嗣源至滑州符習安審通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迎唐主亦遣使輸欵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石敬瑭以勁兵入封丘門遂據其城使人趣嗣源嗣源入大梁是日唐主至榮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為前軍彥溫即以其眾叛歸嗣源嗣源奪其兵唐主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夜復至汜水扈從兵二萬五千已失萬餘人還過罌子谷道遇衛士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給爾曹對曰陛

至此始嗟不濟耶晚矣

足為吝封
賞者之戒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五

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唐主流涕而已
又索袍帶賜從宦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
盡衛士叱之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
也抽刀逐之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
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
忍待也因赴河死唐主至石橋西置酒悲涕
晚入洛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
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
宰相樞密奏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
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唐主從之
水春秋釋例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也汜水注見漢王邦四年閹豎注見
晉惠帝元康元年且控控
據也謂姑且依據汜水也

集覽

汜次

質實

封丘門注見
晉主重貴開

運三年一統志云榮澤古澤名春秋衛侯及
翟人戰於榮澤即此地秦三川郡嘗移治於
此漢為滎陽縣地晉屬滎陽郡隋初置廣武
縣仁壽初改為滎澤縣屬鄭州唐因之宋初
省入管城元祐初復為縣元屬汴梁路
朝初因之改屬開封府萬勝鎮未詳處所
子谷未詳處所
石橋未詳處所

發明

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心之離離則不
可復合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方是時也軍心民心魚潰鳥散如
冰之泮渙然而解不可收拾雖有良平之
智賁育之勇韓白之才亦未如之何矣故
綱目於此書唐主如東關則見其兵衆盡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五

正編

離之意書李嗣源入大梁則見其國都已失之意書唐主乃還則見其趙趙猶豫徘徊不得已之意所以著人心之失已非一日無可言者故其書法如此夫尊居人主寵綏四方雨露之所沾濡膏澤之所浸潤必使膠固而不可解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烏有遣兵而兵叛遣將而將叛遣左右而左右叛遣大臣而大臣叛遂至彷徨四顧栖然無歸欲為獨夫而不可得者哉後王鑒此其亦思羣心之難保必固結於平日毋至一離而不可復合如同光之主乎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

於人二字
書法甚嚴

洛陽

觀此日人
心在解如
是益信非
德不足服
人矣

唐主復如汜水四月朔嚴辦將發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唐主急召之守殷不至引兵憇茂林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負都指揮使李彥卿軍較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唐主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憊劉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遂殂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焚嘉慶殿出走朱守殷入宮選

宮人三十餘人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是日李嗣源至矍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諸軍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紹榮欲奔河中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魏王繼岌至興平聞亂復引兵西謀保鳳翔始誅李紹琛胡氏曰莊宗初立決策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擒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暗先戒而後肆豈亦天邪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集覽

善友扶下善上聲姓也名友時唐主在興教門樓上友扶之而下巡徼徼音叫史記索隱曰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勸進勸勉嗣源進尊號披倡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書召告篇文孔氏傳曰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脩脩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
正誤 巡徼今按徼循也漢

書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
質實 絳霄殿未詳處所申州名

師顏師古註徼謂遮繞也
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嘉慶殿未詳處

所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鳳翔府名注
見周顯王八年岐興平縣

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
書法 從謙指揮使也不書書伶人所以著

克殄世雖雖好自矜功亦一代之英矣然
自滅梁以後綱目所書殆無一善可述者

非狗伶官則務貨色事田遊而已卒之人
心大去不保其身蓋克敵之才雖勝而君

人之道則未
之有聞也

發明 凡傷生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軀失
道之事非一皆足以亡其國故衛以

好鶴亡梁以好士功亡吳以好戰亡凡偏
有所好未有不亡其國者況於驕侈淫欲

馳騁弋獵宦官女寵無一之不備者哉莊
宗自滅梁以來凡書于冊者畧無一善可

紀如用亡國之臣悅姦諛之輩任宦者貸
民錢毀城池采民女造樓觀殺勳臣恣遊

獵靡一弗具至於酷好優伶尤其素習甚
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為之其蹈下流而不

耻於是寵信其徒撓亂國政淪於滅亡不
自知悟故綱目於其弒也不書指揮使郭

從謙而必揭伶人郭從謙書之所以著禍敗之因實在於此欲使後人知優伶之禍若是其慘母徒以為僅資戲笑而遂忽之其為後鑒豈不明哉

唐太原軍亂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張憲以下承應不暇莊宗既殂推官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狗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二內

忠賢

養及存沼憲奔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彥超彥卿之兄也

覽呂鄭二內養呂鄭皆姓也史不記其名內養中官也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養餘

亮反 **質實**忻州注見晉孝武太元元年新興

唐李嗣源監國

百官三歲請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入居興聖宮百官班見下令稱教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獻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之蜀中所送宮人準此

賢

唐以安重誨為樞密使張延朗為副使

延朗本梁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權要故重誨引之

集覽 纖巧史炤釋文曰庶纖精巧也漢書音義曰纖

儉嗇也巧謂機巧也

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一人心密遣人殺之後月餘監國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為其下所殺劉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

安重誨之誤明宗若多矣

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 **質實** 通州名注見

年雅州名注見僖宗中和二年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邕州名注見憲宗元

和十五年

書法 劉后不書弒何罪人也莊宗之不終后之貪吝實為之殺諸王者重誨也

曷為斥嗣源重誨專殺而無討則嗣源不得辭其咎矣綱目書嗣源得國多怨辭於

是書監國殺者三諸王李紹榮孔謙亦責備賢者之意也

發明 劉后致莊宗滅亡固無可言諸王何辜亦併及之哉然后為主母嗣源乃

其故臣法當書弑而書殺者劉氏有亡國之罪不得為國母也諸王之死監國初不知之知而歸罪監國者既聞而傷之乃不能正專殺者之罪故也合而書之自有深意觀者不可不察

高季興以孫光憲掌書記

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弑益重嚴可求梁震梁震薦孫光憲掌書記季興欲攻楚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集覽

交惡左傳周鄭交惡注惡如字兩相疾惡也

唐監國嗣源殺李紹榮

紹榮被執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發明

紹榮有罪既削其爵宜正其誅乃以殺書何哉嗣源自有乘亂取國之恥故不得為天討也下書殺孔謙亦然

唐張居翰罷以孔循為樞密使○唐監國嗣源

殺孔謙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歛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依舊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

集覽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是也

書法

孔謙培克致亂罪人也不書誅何君弑賊不討而察察於其細以為若正

曰天討則罪宜有所先矣故止書殺然則謙無貶歟削其爵足以示貶矣於是諸道監軍皆命本道殺之書廢不書殺畧之也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魏王繼岌
制于李從
襲之手

魏王繼岌退至武功李從襲曰退不如進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留守張籛已斷浮梁乃循水浮渡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而東華州都監李冲殺從襲胡氏曰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從容其間莫能抹止而竊取其柄得為忠乎李愚職與圜同而寂無所施亦不得為無罪矣且武皇諸子至是或誅或病莊宗五子繼岌縊死餘不知所終何也德養人者也力勝人智欺人者也我以智力加人有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智未有不困者也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故

辨

脩德未有不安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以下，皆力也。假德以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成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後唐之事，亦足以觀矣。歐陽氏以為向使張籤不斷橋，使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愚以為不然。繼岌制於從襲，莫能可否。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既聞大變，宜整比六師，倍道赴難，豈張籤斷橋所能遏乎？以彼之才，**集覽**張籤姓名也。政使東行，豈嗣源之敵也。**質實**籤將先反，整比，比音毘。至**質實**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反較次之也。**質實**興十二年，渭水注見漢高帝五年，渭南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徘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唐主嗣源立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之禮。眾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編素，既而

明宗不肯
本李琪知大
義

御衮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胡氏曰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亡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

集覽

編素注見秦莊襄王三年

質實

獻祖

謂李昌國武皇謂李克用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衮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書法

書郭從謙弑其主然後書嗣源入洛陽書魏王繼岌自殺然後書嗣源立

皆順辭也綱目於嗣源多恕辭則亦亮其無利之之心耳

發明

綱目於非正統之君其子嗣位書立嗣源立非唐主意而以唐主立書之

豈非以嗣源於五代主中之彼善於此故恕之歟五代史於此不書其立而以稱帝

非無利心
末年之戀
位不捨其
見矣

書以明其不得以嗣莊宗之位也况前既書其反乎何則五常之中君臣獨謂之義臣之事君獨謂之忠義者斷制之宜忠者心無不盡之謂也嗣源本夷種李克用養以為子賜以姓名附之屬籍莊宗嗣位委以重任付以兵權君臣之分素定一旦為亂兵所勝不得已而入亂城幸而以計得出單騎歸朝明其本心可也却乃回翔不進及夫車駕東出又不即赴行在趨拜道左公然擁兵亟趨汴州以爭先奪利車駕之還又不扈送且以兵踵之所謂斷制之義盡心之忠安在哉假使嗣源之心實出避禍一聞莊宗被弑當即日揚旗西指以討罪人傳檄四方遣使西迎魏王奉請劉

劉后淫亂
其可奉乎

后臨朝以俟嗣君之至顧乃遽然居太子
監國之位布置私人以掌樞機殺害國母
以及親王魏王聞之安得而不自殺雖曰
自殺其與嗣源殺之也無異此五代史所
以書其反又書其稱帝以明明宗實非沙
施之種類而於莊宗之義則已絕矣或曰
五代史亦有所據歟曰觀明宗欲殺元行
欽責之曰我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
之曰先帝何負于爾歐陽子謂行欽誠節
有足嘉者則明宗逆節有足惡者不言可
知矣不特此也綱目引胡氏論李琪諫改
國號臣心不安之言亦謂國亡君弑子不
得立而他人是保是亦不滿於明宗之立
也史雖委曲為之開說若明宗有若不得

已焉者嗚呼史豈皆實哉按莊宗實錄明
宗時宰相趙鳳修明宗實錄潞王時宰相
姚顛修至宋薛居正等採以為正史司馬
公又據正史以為通鑑其所書者果得其
實否乎雖然其明白昭著者亦自有不容
掩焉者歐陽氏作史時去五代未遠其必
有所據
矣夫

唐殺其太原尹張憲

有司劾憲委城之罪也胡氏曰張憲不附伶
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
之亂及嗣源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
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者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正編

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無乃重誨所欲乎

唐大赦

考證

境內 下當書

唐主大赦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中外毋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歛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胡氏曰此數條者聖王當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夷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集覽

近畿注見昭宗天祐

元年畿甸四節貢奉四節謂元旦冬至端午降誕

唐以鄭珪任園同平章事

園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間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園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質實僥倖注見宋孝誨忌之武帝大明二年

唐李紹真等復姓名

李紹真李紹瓊李紹英李紹虔李紹奇李紹能各復舊姓名為霍彥威萇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故請復姓王

書法

初賜姓名不書畧之也復姓名則何以書予其復也唐末不書賜姓名書削惟李茂貞五代不書賜姓名書復唯紹真等

發明

自克用好養假子而後賜姓名者接踵其混亂族類多矣正而復之亦其

宜也故書

唐初令百官轉對

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書法

五日一轉對令典也書初美之

發明

百官轉對亦清朝令典而實始於此然則唐主豈可以目不知書忽之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唐以安金全為振武節度使

質實

振武節度注見憲宗元和

八年

追賞晉陽之功也

唐以趙在禮為義成節度使

質實

義成節度注見隋恭帝皇

秦二年滑州

在禮以軍情未聽不赴

唐以馮道趙鳳為端明殿學士

唐主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諸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道鳳為之胡氏曰天子宰相義理所出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消薄乃至目不知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以治天下也然明宗所行有太宗所不及則其質之美也使輔以學則為聖賢必矣而道鳳腐儒不能有以開導裨益使天成之政加美於前也不亦可惜矣哉

集覽

腐儒腐者爛敗貌言儒者但能

守陳腐之見不達時宜

生德

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

書法

書聽歸葬何予存厚也蓋綱目予存厚故詔許鄧隲還葬書漢安帝建光

元年聽郭崇韜歸葬書是年

六月唐汴州軍亂指揮使李彥饒討平之

詔發汴州軍戍瓦橋已出城指揮使張諫復還作亂殺知府高逖逼指揮使李彥饒為帥彥饒禁止焚掠伏甲執諫等斬之賊黨大譟彥饒擊之盡殪即日牒推官韋儼權知軍州

事彥饒彥超之弟也

質實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秋七月唐安重誨殺殿直馬延

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發明

安重誨之不終蓋已見之於此矣故書之以正其專殺無君之罪

契丹攻渤海拔夫餘城

契丹主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之號人皇王次子

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

集覽

渤海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鞨夫餘注見新莽

始建國元年

質實

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

唐遣供奉官姚坤如契丹

唐遣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阿保機聞莊宗遇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其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豈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我於今天子無怨足

以脩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質實 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唐豆盧革韋說罷

革說奏事唐主前，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說以孫為子，奏官受選人賂，除近官，中旨以蕭希甫為諫議大夫。革說覆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并誣革他罪，制罷革。說擢希甫為散騎常侍。

契丹阿保機死

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酋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立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集覽 立問

且立之於其前而問云 **正誤** 立問今按通鑑本文及今本綱目皆作泣問為是

發明 夷狄之首卒則書死，阿保機前已稱帝，改元至此亦書死者，正其夷狄之名，不得齒於中國公侯之列，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天象 八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唐孟知祥增

置營兵

知祥陰有據蜀之志增置諸營兵七萬餘人

唐平盧軍亂討平之

平盧軍較王公儼作亂討斬之其黨支使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李穀

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囊中物耳

覽其黨支使使去聲支使即支度使也乃王公儼之黨輩

正誤按此謂平盧節度府之支使非三司使之度入聲支使也唐採訪節度觀察等使幕屬有判官有

支使等 **質實**平盧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韓叔嗣維州北海人中原注見

玄宗天寶十五載

九月契丹德光立

契丹述律后愛中于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后曰眾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欲奔唐后遣歸東丹德光尊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后德光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唐葬阿保

孝

奇

機於木葉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不肯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集覽

突欲阿保機之長子名東丹，即夫餘城也。

桀黠 黠下八反。按韻會，桀字不引說文。桀，磔也。徐氏曰：周禮謂磔爲驅辜。古人謂桀黠者，謂其凶暴。若磔也。

質實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木葉山在遼東廣

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像并八子

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爲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冬十月唐初賜百官春冬衣。○王延翰自稱閩

王

質實

閩國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官殿百官皆放天子之制。

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

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唐主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帥其眾十萬歸唐。**質實** 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書法 文進嘗書亡奔契丹矣，罪即夷也。於是而歸中國，則其不書歸，何誅心也。

文進既受虜官，未有歸意。唐雖說之，非迫於所部，則亦未必歸矣。故上書虜官，下書

奔深賤之

發明 文進何以不書叛背夷而華理之正也。况文進本中國之人，又與夷狄種

落不同，故其書法如此夫。

唐以趙季良為三川制置轉運使，李嚴為西川

都監

初，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季良為三川都制置轉運使。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決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擁兵，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嚴母謂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質**

母亦賢

通鑑綱目 卷五十五 唐莊宗同光四年 正編

實 三川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西川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

除

唐罷告身綾軸錢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侍郎劉岳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乃奏罷之是後試銜帖號所除浸多乃至卒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

集覽

告身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真陋規

一何濫也

十二月閩王延稟弑其君延翰而立其弟延鈞

延翰茂棄兄弟出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延鈞上書極諫由是有隙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翰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合兵襲福州延稟先至梯城而入延翰驚匿延稟執之暴其罪惡斬于門外延鈞至延稟納之推為威武留後

質實

泉州注見僖宗光啓元年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福州注見漢武帝

建元三年閩中

唐主以其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

質實

天雄節度注見



